

7

甘当钟点工



作者:杨文

过了两周,仍没有招工的餐馆给叶子音信,而老公的求职之路也不顺利。叶子急了,对老公说:“餐馆工作难找,找个钟点工的工作应该不难吧?”老公一听,马上大声说:“不行不行,你怎么想到去做钟点工呢——要是让国内的人知道了,还不笑掉大牙?”

叶子耐心地劝他道:“被淘汰才是最大的可耻。当钟点工就权当用此机会认识几个朋友,更好地了解当地的情况。”丈夫终于勉强同意了。

于是,叶子留意起报纸上的家庭招工广告来。很多都是找全职保姆照顾孩子的,她觉得不适合。终于看到一个广告是找人帮忙做饭的,工作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半到六点半,不用带孩子。叶子想这正适合自己,早上送女儿上学,下午去做顿饭就回家,挺不错。她赶紧给对方打电话,雇主好像挺急,约定第二天上午见面。

为了这次见面,穿着打扮还真的让叶子纠结了很久。穿比较新潮、牌子比较好的衣服吧,担心东家会感觉她是一个享受惯了的人,根本不能干活;穿得太随便吧,又担心别人认为自己没见过世面,不知道是从哪个乡下钻出来的,做不了什么好吃的饭菜。

按照女主人的提示,他们准时找到了东家的住址。那是一栋带地下室的别墅,女主人身高1.7米左右,身材娇好,剪着短发,操一口纯正京腔,说话不拖泥带水,办事干脆利落。一见面,女主人就直言不讳地告诉叶子,她父亲患了肝癌,她母亲需要花时间去照顾他和两个孩子,所以要找钟点工。言语中表露出对叶子迫

切的需要,让她在这份工作中找回一点儿尊严。

叶子终于有活儿干了。老公怜惜地望着妻子,说她是“犁头命”,不干就会生锈。叶子搂着他的脖子说:“我期待着你找三四个丫环来伺候我,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”

坦白地说,那是一份非常轻松的工作。做三菜一汤的饭,汤还是两天或三天才做一次。大厅的地毯一周吸一次,厕所卫生也是一周打扫一次。叶子干活很认真,也很老实,桌上的水果从来不会拿来吃。虽然说好不用带孩子,但叶子有空就逗雇主的孩子玩儿,有时甚至陪她大女儿练琴。女主人非常喜欢她,一有空就与叶子拉家常。

只生一个好!在国内,叶子认可这句话。到了温哥华,发现政府鼓励多生,以改变人口负增长的局面,她的心思就活动了。从女主人口中,她知道了很多加拿大的法律和福利,其中她最关心的就是生孩子的福利。在加拿大,只要是通过支票形式给雇员发薪水,不是给现金的话,雇主都要为雇员购买生育保险。有了这个保险,雇员在生小孩前一年内工作够600个小时,生孩子后便可以休50周的产假,其中15周是指定要母亲休的,剩余的35周可以让父母任意一方休。

在休产假期间,原雇主不给雇员提供薪水,政府按原来每月工资的55%支付生活费给雇员。每月上限是1600加元。在工作够900个小时后,如果被雇主解雇,除了有可能得到原雇主的补偿外,政府也按照原收入的55%为雇员提供失业保险。

知道这些信息后,叶子便希望找到一份用支票支付薪水的工作,钟点工这份工作只干了两个月就辞了。

圣诞节快到了,第一次在西方过最隆重的节日,叶子全家都很兴奋,期待着感受一下在外国过节的气氛。

她发现,这里圣诞节的气氛和国内过春节的气氛差远了:大卖场虽然也进行了一些装饰,逛街的人也比平常多,但比起国内的人潮还是望尘莫及。平安夜基本没有人到外面吃饭,家庭大餐烤火鸡便是主角。吃过圣诞大餐,全家人团聚在客厅中,围绕在圣诞树旁唱圣诞歌曲。各自拿起事先放在树下的礼物互赠,彼此分享一年来生活中的喜怒哀乐,表达内心的祝福及爱。叶子能够感受这一切,全因热情的女主人邀请他们全家到她家过平安夜。

纳伊瓦:前往叙利亚

27

我从奥萨玛身边走向那辆黑色SUV时,能感觉到奥萨玛看我的眼神。不知道我的丈夫会不会跟我道别,对于我的离开,他最近什么都没说,这很不正常。没想到我刚坐到车后座上,丈夫就朝我走了过来,把头伸进窗子看着我。

丈夫的话让我惊讶不已。他说:“纳伊瓦,不管别人对你说什么,我永远都不会和你离婚的。”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,离婚?我从没想过要和他离婚,我只是去叙利亚生孩子而已。

奥萨玛接着说:“只要你能走,就带着孩子回来。”

“亲爱的丈夫,我会的,”我说,“我会尽快带着孩子回来的。”

奥萨玛笑了,他知道我说的是心里话。结婚这么多年,我从没骗过他。

看到亲人,我的快乐心情是无法形容的,要知道,我和他们已经整整7年没见面了。

在叙利亚的生活太平静了,那里不会有激动人心的变化,这对我来说是好事。两个月后,我生下了第十一个孩子,是个女孩,叫努尔。这是奥萨玛给她取的名字,是为了纪念他那个于1994年去世的同母异父妹妹努尔。

那段时间,奥玛一直在制订计划。我的儿子从没接受失去国籍这个事实,他的目标是重新回沙特阿拉伯,但要等一段时间申请才能批下来。

那时,我注意到儿子不仅在给自己制订计划,而且还在为家里其他人打算。奥玛想回阿富汗,只是因为他想把伊曼和拉丁接到叙利亚来。

我找机会跟奥玛谈了一下,因为我希望他明白我不能抛下孩子。最后我对他说:“我的儿子,伊曼和拉丁必须留在阿富汗,我很快就回去看他们。他们不来这里。”我停了一下,看着我的小努尔说:“努尔满3个月后,我就带她回阿富汗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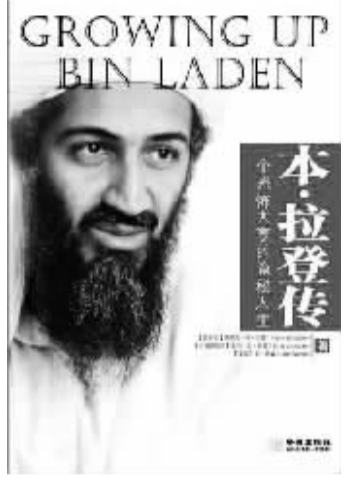
奥玛求我说:“母亲,我得到消息,说有灾难要发生,你不能回阿富汗。”

奥玛已经不止一次这样警告我了,但我还有6个孩子在阿富汗,而且我是一个从未违背过丈夫意愿的妻子。“奥玛,我马上回阿富汗。我的儿子,我的孩子和丈夫都在那里。”

奥玛坚持道:“母亲,别回阿富汗好吗?那里马上就要有大灾难。”

“奥玛,如果有危险,那我更要回去。我的孩子还在那里,他们还小,他们需要母亲。”

看着自己的儿子,我有些心酸。我知道自己该去哪里。我是奥萨玛·本·拉登的妻子,我和他生了很多孩子。我必须回到我该去的地方,必须回到孩



作者:简·萨森(美) 金城出版社

子们身边。但奥玛和我不同,我这个最敏感的儿子从未接受过别人给他安排的生活。与自己的家人在一起,他是永远也不会开心的。可我很担心,离开了家人他也永远不会开心。

最后,我还是要离开叙利亚,奥玛继续留在那里等他的沙特护照,一旦拿到沙特护照,他就去吉达,开始新的生活,就像他的哥哥阿卜杜拉那样。

我离开之前,奥玛最后又恳求了我一番,但我的答案还是一样。

尽管奥玛警告我说阿富汗即将发生大灾难,但回到我们在坎大哈的院子后,我还是异常开心。

丈夫很快来看我和我们刚出生的孩子。小拉丁开心地蹦蹦跳跳,很高兴他妈妈又回来了。伊曼也很开心,不过她只是安静地站在一边,等着我去抱她。

那年年底,我的小儿子穆罕默德开始要求结婚,可他刚满15岁。

最后,双方父亲都让步了,他们认为这两个孩子之间的确存在着真正的爱情。

于是,奥萨玛和阿布·哈弗斯这两个在苏联战争时结识的好朋友,开始为他们的儿女筹划一场盛大的婚礼。他们决定穆罕默德的婚礼于2001年1月举行,奥萨玛的母亲、他母亲的丈夫以及她的另一个儿子也要来坎大哈参加这次婚礼。

很快就到2001年1月了。儿子穆罕默德的婚礼充满欢声笑语,人们都为那盛大的场面兴高采烈。我从没见过奥萨玛这么高兴,他一直把阿布·哈弗斯当成自己的亲兄弟,这两个孩子的结合更是把两家人永远地连在一起了。

回到阿富汗,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,使我格外高兴,我几乎都忘了奥玛警告过我的即将到来的灾难。

副刊

电话:65233688

Advertisement for '河洛文化传承文明' (He Luo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Civilization) featuring a large image of a modern building and a circular graphic. Text includes '创建工作与俱进 河洛文明 共创未来' (Building work and progress together, He Luo Civilization, creating the future together).